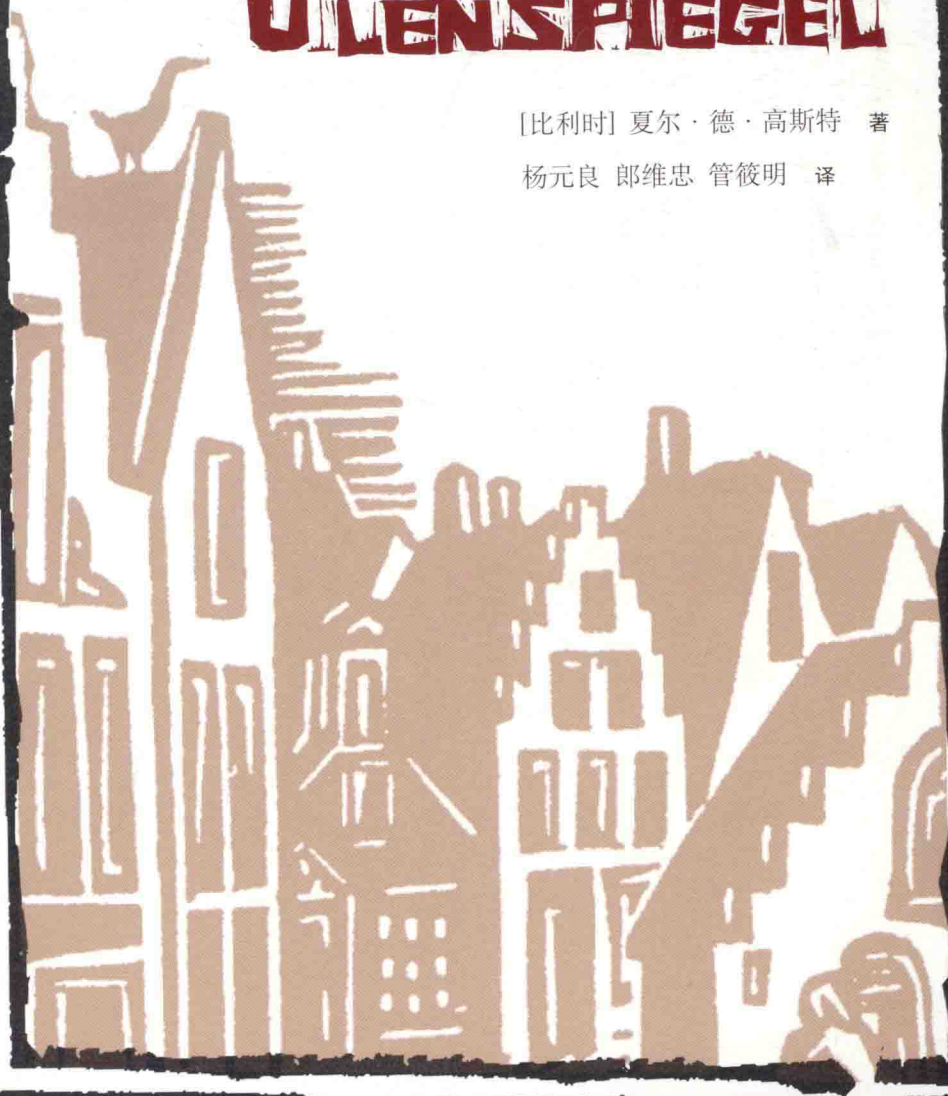


乌兰斯匹格传奇

ULENSPIEGEL

[比利时] 夏尔·德·高斯特 著

杨元良 郎维忠 管筱明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乌兰斯匹格传奇

U L E N S



[比利时] 夏尔·德·高斯特 著

杨元良 郎维忠 管筱明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Charles de Coster

Ulenspiegel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兰斯匹格传奇/(比)高斯特著;杨元良,郎维忠,管筱明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120-1

I. ①乌… II. ①高…②杨…③郎…④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比利时—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3893 号

责任编辑 欧阳韬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校对 刘光然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2

网 址 <http://www.rw.cn>

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91 千字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34 插页 3

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120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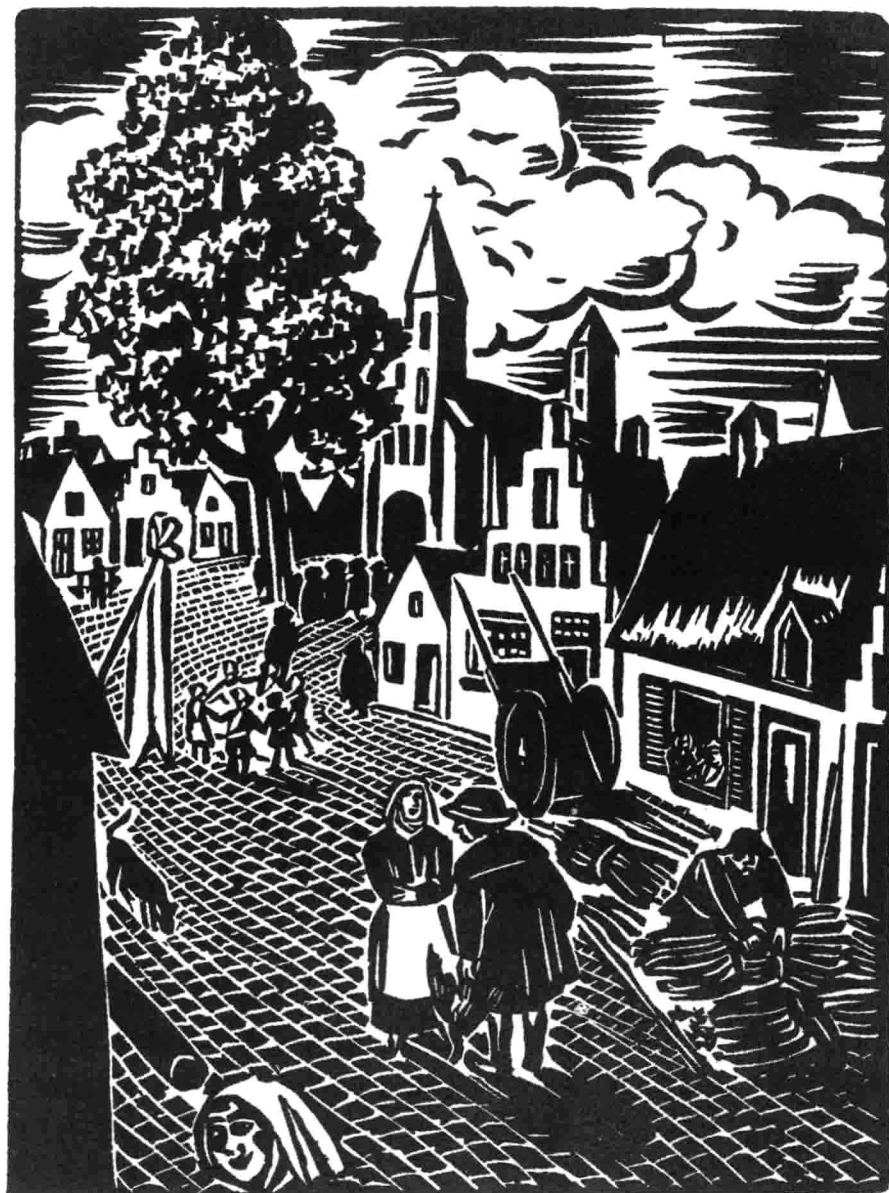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49.5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乌兰斯匹格和拉姆·戈扎克的传说

——他们在弗朗德勒和其他地方的

英勇、快活、光荣的奇遇



序 言

罗曼·罗兰

《乌兰斯匹格传奇》奠定了一个新国家的基础。

此言纯属耸人听闻之谈。我们这些古老的民族，有长达十五个世纪的悠久历史，寻根溯源并非易事；如同尼罗河之水，一个国家也源远流长，其源头是神秘而不可测的。

然而，事实毕竟是不容置疑的。事实只有一个。夏尔·德·高斯特的《乌兰斯匹格传奇》开创了比利时文学的先河。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比利时民族意识诞生的日子。

在这一点上，当地的作家们看法一致，所见相同。

凡尔哈仑^①写道：“这是真实反映我们国家觉醒的第一部作品。”

卡米耶·勒莫尼埃说：“它是弗朗德勒的圣经……国家的经典……它是载负我们民族的血和肉，世代长流不息的宽广的埃斯考河……它是我们的整个祖国……它是我们的昨天，它是我们的明天，它是我们的全部历史……”

莫里斯·德·翁皮奥也说：

“这是第一部使比利时人民对自己的土地和家系感到欣喜和热爱的书。第一部在精神上摆脱了混沌状态的书……从德·高斯特起，开始了比利时文学……”

凭这一点，《乌兰斯匹格传奇》就值得在欧洲文学史上给予非同一般的评价；但是，与它普遍的艺术价值相比，这一点又算不上什么了。

标志着比利时文学诞生的第一部作品，是一部大师之作。一位贫穷，默默无闻的记者几乎可以说当着我们的面，建造了一座可以与《堂吉诃德》和《巨人传》相媲美的丰碑。

^① 凡尔哈仑(1855—1916)，比利时用法文写作的著名诗人。

看来,这部史诗的创作成功,与其说出自作者的愿望,不如说主要是民族命运的使然,或者说是作者的天才服从于民族命运的结果。

作者和书中未来的主人公,即他和这位体现弗朗德勒人民精神的人物相遇,纯粹是出于偶然。“乌兰斯匹格”原是一份报纸的名字,由费利西安·罗普斯主持并且负责插图。夏尔·德·高斯特大学毕业后,曾担任该报的撰稿人。四年中间,这个名字所含有的思想慢慢孕育萌芽;罗普斯在他面前画下的那个“哈哈大笑”的侏儒形象,慢慢变得有血有肉,而且渐通人的情性。与此同时,将来讴歌他的歌手已经在古代语言的键盘上练习试音^①,后来的这部史诗便是用这种语言创作的。四年过后,乌兰斯匹格完全占据了夏尔·德·高斯特的心。他们一起闭门不出。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,“为创作而奋斗”。但是在他们一同举步的时候,作者是否知道他的这个精灵会把他引向何处呢?我甚表怀疑。这个调皮的家伙和为他立传的作者在前进的路上,成长得何其快啊!

他们的起点如何呢?乌兰斯匹格当时是怎样一个人呢?他是波利希乃勒^②的兄弟,哥特人的巴奴日^③,不务正业的英雄,狂饮暴食,惯使伎俩,胆小怕事,爱开玩笑,猥亵好色,随地小便,专说假话,好作弄人;从他身上,各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满足自己的欢乐和兽性,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巨大然而受压抑的要求独立的愿望;他要解手了,尿儿会从屋檐的滴水里劈头盖脑地淋在行人的身上。

乌兰斯匹格有两个家:一个在德国,另一个在弗朗德勒。我们还知道他有两座墓,一座在卢卑克附近的莫伦,据说他一三五〇年前后死于此地;另一座在布鲁日附近、达姆的巨塔脚下。两地的墓石上刻着同样的碑文:猫头鹰和镜子。意即智慧和喜谑。(我们将看到德·高斯特将赋予它多么不同而且更加尖刻的意思。)有关他的那些粗俗故事无异于一锅大杂烩;人们从弗朗德勒和瓦隆的砂锅里,从法国和德国的砂锅里,甚至远从意大利的砂锅里偷来荤素菜肴和作料,放在一起煮了又煮。五六个世纪以来,大家吃得津津有味,边吃还边舔着手指。理查德·斯特劳斯^④正是在烹调这锅杂烩的厨房里大开脾胃,连他的音乐诗“梯尔·乌兰斯匹格”都散发出了香喷喷的味道。

① 德·高斯特在《乌兰斯匹格报》上发表了不少用古法文写的故事,其文字较以后的这部史诗更为古老,后来一并收集在《弗朗德勒传说》和《布拉邦特故事》中。——原注

② 欧洲木偶剧中的滑稽人物,驼背,爱胡闹吵架。

③ 《巨人传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,好色,狡诈,胆小,但是思想敏捷。

④ 理查德·斯特劳斯(1864—1949),德国作曲家,作品有音乐诗《唐·璜》、《堂吉珂德》等。

但是，这一位乌兰斯匹格如同罗马的巴斯基诺^①一样，充其量还只是一个废话连篇，专门打诨讨好的角儿；德·高斯特把他变成了人——真正的人，而且使他附属于自己。于是，乌兰斯匹格变成了弗朗德勒的乞丐，克莱斯的儿子，心地善良的帮工，民族的骄傲和解放者。他用笑作武器为民族报仇，他用斧子作武器为民族雪耻。我们看见他“精灵的褐色眼睛……鼻子和嘴是由两只狡黠的精子雕刻的狐狸做的”^②，体格精瘦，酒量似海，狼一般的牙齿既用来吃饭也用来咬人；他性情豁达，也有无穷烦恼；他光着脑袋，头颅坚硬，别人冒犯他一次，就在他突出的前额上留下一个印记，犹如一笔又一笔的账，不清不销；他光明正大；他残酷无情。他变成了一个地方的人，这个地方是弗朗德勒的达姆。他变成了一个时代的人，这个时代是刽子手菲利普二世和沉默的奥伦治生活的时代。他变成了自古至今弗朗德勒的化身。他变成了民族的旗帜。这面旗帜世代相传。欢笑和复仇的旗帜战胜了流血和死亡的旗帜。

在传统的闹剧和一个民族朝自由进军的英雄史诗之间，我们的肖像画家先谨慎地摸索了一阵子。他用最初的二十行渲染气氛，描绘弗朗德勒的春天，湿津津的草场上阳光和煦，飘动着从海上吹来的层层薄雾：

“在弗朗德勒的达姆城，当五月催开山楂花儿的时候，克莱斯的儿子乌兰斯匹格呱呱坠地了……晨曦划破了层层夜幕，燕子欢叫，掠着草地飞来飞去……克莱斯来到离海不远的布鲁日运河边。”

他用最初的十页介绍光荣的乞丐的神圣家庭：烧炭人的保护神圣·约瑟夫，是肩宽膀粗，肤色黝黑，笑容可掬的克莱斯；圣母是乳房丰满的索特金，她的运气好的儿子乌兰斯匹格，弗朗德勒的小救星，大口地吮吸着她身上美丽的大奶瓶；圣·安娜是接生婆，善良的女巫卡特琳娜；小圣·让·桑丘·潘沙^③是捧着大肚皮的皮球拉姆，好脾气的拉姆……

然而，是否要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像唱自己的歌，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抛开现成的东西，合上书本，我们的故事大师仍然在犹豫。他认为应该在传说的第一部里，夹进直接从古老的笑剧这块陈年变味的奶酪上切下来的薄片。这些可敬的粗俗噱头一路拖沓，使我们产生这样的印象，仿佛在寻找残瓦断垣的幽魂不意误入了新的殿堂。他们穿的旧衣衫与克莱斯的儿子灵巧而强健的身体已经不相

① 意大利喜剧中奴才一类的角色。

② 见第一部·三十七。——原注

③ 桑丘·潘沙是《堂吉珂德》中的人物。

称了。

但是，与狼混杂的弗朗德勒狐狸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。他创造了自己的笑料，他不再抄袭；从此，笑料和史诗便浑然成了一体。

最后，从布鲁日到罗马，在节日市场，在战场，在松树林，荆棘丛和啤酒花丛中，这位充满生命的活力，满腹的酒水，回忆和光荣，既有欢笑又有痛苦的主人公成长了。个体变成了典型。典型变成了象征；他不再变老，他不再有形体，他自己是这么说的：

“我不是肉体，我是精神……弗朗德勒的精神，我是永生的。”^①

在最后的章节里，他成了尼尔塔的守塔人，弗朗德勒的保护者：他看见远处的大海，海岸，牧场，树林，城堡，自由的岛屿，乞丐们进行巡逻的武装船只，以及比利时和尼德兰的前途：他预卜未来。他成了国家的精华。他唱着第六首歌，离开了这本书，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在何方唱最后一首歌……

乌兰斯匹格不是孤独的一个人。德·高斯特围绕着他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，父亲，母亲，情人，朋友，他们都极富诗意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。他取的书名上，除了乌兰斯匹格，只提到了善良的拉姆，主人公的胖伙伴。这位拉姆温和而勇敢，他有时做坏事，那是因为他心地好；而且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人爱他，他便活不下去。此外，作者完全可以不把这部诗一般美丽的书叫做：“乌兰斯匹格和拉姆·戈扎克的英勇、快活和光荣的奇遇”，他可以把它称为：“克莱斯、索特金、卡特琳娜和妮丽的愁苦和爱情的遭遇”。这是叙述一个家庭的诗篇，它借象征的语言，让克莱斯代表勇敢，乌兰斯匹格代表精神，妮丽代表爱，拉姆则是弗朗德勒人民的胃。

在他们周围，是辛劳、受苦、欢笑、战斗的人民……勒莫尼埃写道：“弗朗德勒人民的公开表示信仰和殉教的圣徒传，地位卑微和受压迫人们的福音书……”地位卑微吗？……哦！他们手中握着武器，不应该过于轻信！……听，他们在战舰上“擂起光荣的战鼓，擂起欢乐的战鼓……收割的季节到了，镰刀就要开始工作。乞丐万岁！……”^②

最后，这些鼎沸的人群又被宇宙的基本元素包围着：火和空气，大自然，肥沃的土地和它的呼吸，它强烈的气息，还有海风……

① 见第四部·七。——原注

② 见第四部·十六。——原注

如何看这样一部作品呢？

依我所见，迄今的大多数评论者都误解了这本书。这座巨塔，如勒莫尼埃所说，是“一座阴影和烟幕笼罩的巨塔”，高悬着拉伯雷的旗帜，在巨塔内部的真相上欺骗了人们。几乎所有的“乌兰斯匹格”批评家都受到了幻象的迷惑；类似《巨人传》的书名，刻意仿古的文笔，某些借用的粗野噱头，使人把他和默东的本堂神父，笑话祖师^①互相比较……差之远矣！勒莫尼埃把德·高斯特誉为“欢乐的号手”，他也把假象当成了现实。

拉伯雷的笑一泻而下，席卷一切，无论是智慧，或是愚蠢，或是爱情，一概不能幸免：它没有留下丝毫仇恨的痕迹！……弗朗德勒的乌兰斯匹格的笑是快活的西莱纳^②的面具，它掩盖着一张坚强不屈的脸，一颗愤怒的心，以及火一般的热情。取下他的面具！乌兰斯匹格的真实面目是十分可怕的！他的本质是悲剧性的……

德·高斯特是很清楚的！在那篇色调灰暗的“猫头鹰的序言”中，他比评论者们更清楚地作了结论，定了调子：

“乌兰斯匹格——你们的镜子——诸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镜子——照出一个时代的愚蠢、荒谬和罪恶的镜子……”

这个时代，即所有的时代……

“嘲笑我的伪君子们，自从你们统治世界以来，你们的权术靠什么维持？还不是靠虐杀屠戮！……你知道从此不会再有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了吗？……”

猫头鹰，“是这样一个政客：头戴自由、纯洁、热爱人类的假面具，毫不声张地把一个民族慢慢地掐死……外省的诗人（这是作者对自己的称呼），倘若你会数数的话，数一数世上有多少只猫头鹰；想一想，面对强权和阴谋这些猫头鹰女皇，像你这样发动攻击是否谨慎！……”

他发动了攻击。这就是暗藏的主题！这是复仇的鞭子，大刀的精神，这是自由在纵横驰骋，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，鲜血如啤酒直泻，仇恨如葡萄酒横流。这是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复仇的战歌。乌兰斯匹格疯狂的咒语向春天的精灵证明了这一点：

① 即拉伯雷。拉伯雷曾任默东的本堂神父。

② 古代弗里吉亚人的神，专事讽刺。

“我要解放！……我要报仇！……”^①

报什么仇？

这个问题值得谈一谈！在这部写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长篇史诗中，到底涉及了一场什么冲突呢？史诗涉及的是十六世纪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，无论是被压迫一方，还是压迫者一方，在战争中都表现得无比残酷、无情和不择手段。无法平息的战争，三个世纪以后，我们的诗人仍然毫不宽恕它！……三个世纪，多么深刻的仇恨！一个新国家正是由这样的深仇大恨凝成的！……

从本书的第一页开始，仇恨心已经在农民克莱斯和国王查理五世之间，在乌兰斯匹格和菲利普二世出生的对比中表现出来。这种对比鲜明突出地贯穿于全书。西班牙人一刻也摆脱不开可耻可憎的角色。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具有骑士的翩翩风度。因为是敌人，所以他就没有荣誉和德性……

多么疯狂的仇恨！……

“挖出公爵的五脏六腑！用鞭子抽他的面孔！擂起鼓啊！……”^②

“我们的快乐在哪里呢？”“让我来告诉你吧，拉姆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……毫不留情地抓住斧头，遇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西班牙敌人就砍下去，这就是我们的快乐……”^③

“什么时候才有安宁的日子呢？……”“这美好的时光会到来的。那时，我们将看见弗朗德勒的果园里，苹果树，李子树和樱桃树的每条树枝上挂着的，不是苹果、李子和樱桃，而是一个个西班牙人。”^④

打仗毕竟是打仗！人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些充满英雄主义的无情叫嚷。但是，仗打完了，仇恨却依然未消。

皇上死了，但是还不足以解恨！必须要他名誉扫地，在天上还要讨伐他。无情的基督在主持复仇的仪式……

“宽恕吧，我的儿。”玛丽亚说……“绝无宽恕之理！”基督回答。^⑤

同情心留给了撒旦^⑥。但是，这种嘲弄人的同情心反而使皇上更加显得可笑。它无情地讥嘲了受罚的罪人。

① 见第一部结尾处。——原注

② 见第三部·五。——原注

③ 见第四部·十。——原注

④ 见第四部·二十。——原注

⑤ 见第一部·七十九。——原注

⑥ “撒旦出于怜悯，没有制止他。”见第一部·七十九。——原注

既然弗朗德勒的基督，善良的牧羊人都是如此，那么他手下的羔羊是什么样子便不难想象了！复仇是人间的一道菜，人们一世煮着它，热也吃，冷也吃；总之，一口也不糟蹋。乌兰斯匹格吹旺灰烬中的炭火，反复转动着烤架，准备着复仇的时机；与他相比，拉姆是个蹩脚的厨师。大家听，乌兰斯匹格在呼哧呼哧地吹火：

“克莱斯的骨灰袋在我胸前跳动……骨灰袋在我胸前跳动……骨灰袋在跳动……骨灰袋……”

神圣的复仇心变成了偏执；它的韧性令人惊叹。德·高斯特从中获得了极佳的效果。弗朗德勒狼抓住了猎物，等待了又等待（为了更好地享受一番，他并不着急），同时一点一滴地酿出复仇的酒。读者会感到诧异，渔贩子把克莱斯出卖给刽子手，怎么被扔进河里浸了浸水就算了呢。但是，请耐心等待一些！大家还会遇见他的。德·高斯特为大家留着，会让他再去死的。而且，这一次是真正的死，他要让渔贩子死的时间长一些！对于乌兰斯匹格来说，他只嫌他的仇敌死得太快。必须让他们慢慢地死。必须让他们感到痛苦。尤其必须不让他们后悔！在烧死他们的柴堆上，不能有一滴悔罪的眼泪！甚至于不许他们向人向上帝呼救求饶。折磨够了，然后送进地狱！……

这种折磨人的嗜癖，令人寒心的铁石心肠简直叫人看了透不过气来。复仇者本人也未必感到痛快……

“他的心里很悲哀，一会儿望着天空中乱云飞渡，一会儿望着大海推出瞬息万变的羊群，一会儿借着火把和灯笼的亮光，看看面色如土但是目光凶残的渔贩子。”“先人的骨灰袋在他心上跳动……他们足足走了四个钟头……”^①

朝着刑场走四个钟头！凶恶的困兽和凶恶的审判者，肩并肩走了四个钟头。

但是，在痛苦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是多么高尚啊！忍受痛苦而且使人感觉到痛苦的艺术是多么强烈感人啊！克莱斯罹难的场面，黑夜，幽灵，在冷却的灰堆里掏出被烧成灰的心的寡妇和孤儿，复仇的骨灰袋，严刑拷打底下母子之间“仇恨与力量”的攻守同盟，——仇恨与力量，这是在他们血肉模糊的躯体上敲击出来的，使灵魂超脱最痛苦的肉体折磨的主旋律——这一系列的埃斯库罗斯^②式的悲剧把史诗推向了高潮。

① 见第三部·四十三。——原注

② 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。

仇恨与力量,复仇与坚韧……这就是他们,弗朗德勒人民的公开信仰和殉教的圣徒!……

同时我想到,就在这十六世纪,被人憎恨的西班牙竟然产生了善良的骑士堂吉珂德·德·拉·曼却……谁能想到这位善良的人会属于压迫者的民族呢?而那种残忍的性格又会属于被压迫的民族呢?

还有一种意见也值得谈一谈。凡尔哈仑说,在《乌兰斯匹格》这本书里体现出一种无声的信仰。

信仰什么?当然不是天主教。天主教在书中处处受到贬斥和憎恨。嫌恶或者说蔑视教会,甚至演变成了毫无顾忌和赤裸裸的反教权主义。罗马的人是书中的丑角,——他们不是阴险就是鄙俚,乌兰斯匹格最作弄人的把戏就是拿他们当对象的:拉姆把教士关在笼子里育肥^①就是其中一例。

但是,如果说罗马输得精光,日内瓦也毫无所得。在两种信仰中,天主教虽说面目可笑,新教却连出场的机会都没有。有人说,起义者是支持新教的,不错,但是谁又看到他们中间有丝毫基督教主义的痕迹呢?我只看见在他们的毡帽上有一弯银色的新月和这么一句口号:

宁可侍奉土耳其人,也不侍奉教皇!^②

书中唯一的,而且不惹人反感的好信徒,是拉姆的妻子,即那位被虚伪的教士花言巧语愚弄的“宝贝”。太微不足道了!我们有理由指出,在这部弗朗德勒的圣经里(如勒莫尼埃所说),少了一半弗朗德勒的灵魂,即少了范·鲁斯布洛克^③的弗朗德勒,梅林^④的弗朗德勒,神秘教派和不发愿修女的弗朗德勒,豪华教堂和宗教绘画中的弗朗德勒。还有,圣徒在哪里?圣母在哪里?基督在哪里?甚至于上帝呢?……上帝对乌兰斯匹格的不幸,对弗朗德勒的自由事业并不关心。

“……我愿拯救弗朗德勒的土地。我恳求统治人间和天国的伟大的上帝,但是他不理我。”

卡特琳娜回答乌兰斯匹格说:

① 见第五部·四。——原注

② 见第四部·七。——原注

③ 范·鲁斯布洛克(1293—1381),弗朗德勒作家、神学家。

④ 梅林(1433—1494),弗朗德勒画家。

“伟大的上帝听不见你的声音。首先必须去找土、水、风、火的精灵说说……”^①

土水风火的世界；这里才住着真正的上帝。夏尔·德·高斯特的主人公们只和他们息息相通。作品中唯一的信仰——可是它如激流所向无阻，是对大自然的信仰。这一信仰贯穿于全书。在结束本书第一部的蔚为壮观的背景上，巨闸打开形成了万丈瀑布。乌兰斯匹格和妮丽紧偎在一起，赤裸着身体，在梦中遨游太空，“出席春天的精灵举行的晚会，一起庆祝元气的复活节”。他们目睹了互相残杀的恐怖场面。他们参加了恢复元气的饮宴。精灵们跳着旋风似的圆舞，成千上万的昆虫和成千上万的星星交织在一起，精灵和树木，风和云混合在一起，把气喘吁吁，烂醉如泥的他们卷到春之神和他金发的夫人面前。他们求助于两位主宰生命，力量和生殖的神明。他们不再相信上帝：

“……我请求上帝处死那些迫害狂，可是上帝置若罔闻。我不愿再苦苦哀求。我和我这位发抖的同伴来到你们膝下，请求圣明的殿下拯救这块可怜的土地……”^②

主宰自然力量的神灵们对他的祈祷作了谜一般的启示，谜底直到全书结束时才揭开。

这幅使人联想到安特卫普派大师的寓意画，热情而隆重的崇拜自然的广阔场面，它的色彩纯粹是弗朗德勒的：鲜红的肉，金黄的毛发，精力旺盛的巨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宛如小赫刺克勒斯^③咬破了赫拉^④的乳头，乳汁奔泻而出一样，孕育万物的精液淹没了天上人间。

大自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主宰，是乌兰斯匹格心目中的上帝。本书第一刚刚开始的地方，乌兰斯匹格出世不久，克莱斯从才分娩的妻子手中抱过孩子，一边打开窗子一边对他说：

“幸运的儿子，太阳公公来向弗朗德勒大地致敬了……今后你要遇到疑惑不解的问题，不知该怎样为人行事，就向它求教吧。它既光明，又温暖。你要像光明的太阳一样为人真诚纯洁，像温暖的太阳一样善良。”

这是他上的第一课。这一课没有白上。乌兰斯匹格善良的心地——如同大

① 见第一部·八十五。——原注

② 见第一部·八十五。——原注

③ 希腊神话中的伟大英雄，以力大闻名。

④ 希腊神话中的天后。

自然一样——还不成熟,但是它时时处处都在大自然中受到启发。节日游艺场,丰盛的筵宴,斗殴和胡闹,在作品中这些十分丰富的插曲里,洋溢着 he 善良的心,热的精液和高贵的血。他的心是那么真诚,显得洁白无瑕。在这些弗朗德勒的画幅中,依我个人的兴趣而言,描绘库尔特雷妓院^①的大场面的那一幅要算最独特了:拉姆、乌兰斯匹格和七名屠夫,有节奏地砸烂酒杯,骑着椅子挥舞屠刀,在店堂里转着圈子,口中咄咄逼人地反复唱着——“该喝酒碰杯的时候了”……

他们反复唱着这句话,调子愈升愈高,显得庄重,好战,单调;在人心里慢慢激起愤怒,直至最后爆发。

这里有一种使矛盾发展的戏剧艺术,它如一首纪念碑式的粗犷的交响乐,占据了观众的精神和听觉。

饮宴狂欢的地方往往也是充满爱情诗意的地方。

在其他北方国家里,肉体的爱几乎始终带有粗暴或者放荡的特点,但是在节日游艺兴盛的土地上却依然保持着十分纯真的品质。在弗朗德勒这片美丽的果园里,肉体是花,是果实。它可以闻,可以吃。卢本斯^②的油画就是华丽的诗意洋溢的食柜。《娄西普的女儿们》的大腿和臀部,与芍药和毛茸茸的桃子是一样的东西。健康的肉感在幸福安详地微笑,仿佛一朵徐徐开放的玫瑰花。

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妮丽和乌兰斯匹格的爱情这样纯真洁白。历来的诗人从未表现出如此含蓄和节制。这部爱情的诗篇从头至尾是一串晶莹的珍珠:它从既热烈而又胆怯的孩子情窦初开之际开始;它顺着春天的道路,带着一对默默无言,既害怕过分冲动的感情又沉醉在相思之中的小情侣;它一路上哼着迷人的,在下雪的四月天里等待和情人幽会时唱的那种歌子;最后,他们的爱情勇敢地接受了长期的考验,在晴朗静谧的新婚之夜结束^③。那种端庄纯洁的描写令人想起年轻的拉斐尔的爱情佳句:

如同从天而降的保尔不能泄露上帝的秘密,

我的心也把全部思想盖上了爱的帷幕,

不管我看见什么,做了什么,

① 见第三部·三十五。——原注

② 卢本斯(1577—1640),弗朗德勒著名画家,《娄西普的女儿们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

③ 这一系列的情节,见第一部·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三十三、六十五;第四部·八。——原注

我都把它和喜悦一起暗藏心底。

.....

谁能料到弗朗德勒的这头种公马有如此高尚,如此细腻的感情呢?

妮丽的灵魂在书中是一片神圣的树林,像她故乡的土地一样,任凭风儿任意搜索。野蛮的情感在树林外踟蹰。但是,树林里充满了歌声和静穆的气氛。夏尔·德·高斯特的匠心在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是的,在这里,在她周围的大自然里,在可以签上十六、十七世纪最优秀的弗朗德勒小画家的名字,脍炙人口的风景画里,充分体现了他的匠心。有时,这些画幅像从室内向外打开的一扇窗户;它们给人物披上阳光和随风摇曳的花枝;它们是四季变化的颜色。有时,这些画幅自成一体,它们是白昼散发的气息,是永恒的时刻散发的气息,是大地的灵魂。十分完美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在达姆的“夏日之王南方”便是精彩的一段:

“天气炎热,平静的海面上没有吹来一丝风……”^①

正是在这些地方,而不是在那些诗里,人们可以体会到真正的诗意。书中的大部分诗是用路易·菲利普时代写喜歌剧的手法写的,所以显得陈旧过时。在库尔特雷妓院那妙不可言的一幕里,吉利娜在强悍的男人中间,拿起古琴边弹边唱那些乏味的情歌,也许奥伯或者阿道尔夫·亚当^②可以为它们谱上曲子的,其效果之差实在令人绝倒。德·高斯特一旦用诗写作,反而失去了他诗人的资格。但是他自然流畅的散文如同春天的原野,开出了无数诗的花朵。他叙述的故事往往分成均衡的小节,最后重复一句话作为副歌^③。还有一些时候,这些重复的地方通过强有力的和音,表现出口头叙述段落的强烈的节奏性^④。至于有些主题如主旋律一般在不少章节中反复出现,我已经说过它们的效果十分强烈了。

在这部茫茫无际的很长的诗篇里,叙事的情节有时互相失去联系,结构偶而也显得松散,而且始终比例失调(在结尾处尤为突出)。但是这些主题音乐,这些感情的节奏保持了它们的统一性。

以上便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人民的史诗。它像广阔无垠的原野展

① 见第三部·四十二。——原注

② 两人都是十九世纪法国作曲家。

③ 见第一部·三十一,“但是她没有说话。”——原注

④ 见第三部·五,“国王将继承全部财产。”——原注

现在我的眼前，到处点燃着圣·让瞻礼节的灯火。参加游艺的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。钟声齐鸣，锣鼓喧天。乌兰斯匹格和妮丽在熊熊的篝火上跳跃而过。最高的两堆火是“爱情和复仇”^①。风儿吹着火，如同在四溅的火星中掀起金色的火舌一样，将火焰和灵魂送上天空，这风是自由之风。自由是最崇高的感情，它远远超越了善与恶，它是弗朗德勒的法律。

乌兰斯匹格还是孩子的时候，克莱斯给他上了第二课（第一课是太阳，这第二课是鸟儿）。克莱斯说：

“孩子，永远都不要剥夺人或者畜牲的自由，因为自由乃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……”^②

乌兰斯匹格的一生是实践这第十一诫的英雄史诗，对他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一条诫律都是最重要的：

我的旗帜上写着“永生”，
在阳光底下自由永生……^③

正因为这鼓起乞丐们的船帆的海风沐浴着《乌兰斯匹格传奇》，正因为这风在夏尔·德·高斯特的唇上留下了咸味，所以这位弗朗德勒的民族歌手也是我们的歌手，他也是属于我们的：他是伟大的自由之声。

① 在一段描写爱情的情节里，乌兰斯匹格对他要娶的姑娘说：“我是乞丐……我的心中因为你而燃起了爱情之火……上帝点燃了这火焰；它像光芒万丈的太阳一样长久。但是，蕴藏在我胸中的复仇之火也是上帝点燃的。它将变成利剑、绞索、烈火、破坏和战争，它要消灭刽子手。”见第二部·八。——原注

② 见第一部·二十九。——原注

③ 见第四部·二十。——原注